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
第四十八回 包公奉旨審疑案 楊滔委曲掩真情

詩曰： 楊滔佞黨與龐洪，全害忠良把主蒙；
包拯待君公審斷，奸臣二賊急匆匆。

話說包龍圖領旨承辦狄、楊此案，聖上回宮，百官退朝，各回府衙。獨有楊滔見包公領旨承辦，急得心猶如火煎一般。退了朝也不回自衙，悄悄來見國丈。此時龐洪正在書房間坐，忽見楊滔到來，說道：「老國丈，此事又來了，如何是好？若還不發包公審問，我也全不在心，如今聖上發與他審，這黑子不比別人，他審過多少稀奇的事情，日斷陽間，夜查陰府，倘被他審出原由，我的性命難保了。」此時龐洪正是□分不安，害怕包公審斷，只因對楊滔懷著一個鬼胎，要做不害怕不介懷的光景，好待楊滔放心，對審贏得狄青就無害了，便大笑道：「楊大人不必心煩。由他審斷厲害，只要你想定死無對證，求他為女伸冤，那怕他黑子厲害！」楊爺聽了，也無奈何，正要辭別回衙，只見兩個楊府家人匆匆忙忙進來稟上，說：「大老爺，今有包大人到來，張龍、趙虎立請大老爺前去聽審。來差等得已久，所以催速小人前來尋請老爺速回。」楊滔口說：「即刻回去。」心大不定，意欲回府叮囑夫人要話，無奈路遇張龍、趙虎，說等久了，猶恐包公嗔怒。所以不得回衙，只得同他們一路到包府中。狄爺早已在此。這包爺命閉了府門，然後審問。這也並不是怕人觀看審問，只因此事干於秘密，方得根由。吩咐排軍不許開門放閒人窺看，是以楊府夫人、龐國丈差人各打聽不出。

且說包爺坐了法堂，猶如生閻王一般，冰霜凜凜，鐵面無私。兩邊侍立無情大漢，階下刀斧手肅靜無聲，行了私曲之人，見此光景，豈不害怕？當下包公先喚楊滔審問，叫聲：「楊大人，你的女兒喚做何名？」楊爺說：「下官的次女名鳳姁，年紀□九歲了。」包爺說：「可曾受過聘否？」楊滔說：「並未受過聘的。」包爺說：「你有了女兒，只要相女配夫，門當戶對，就是佳偶。因何不配別人，偏要狄千歲為婿？又不差媒人作合，竟去請旨作伐，明明是恐防千歲不允，故請旨為媒。況且千歲在單單國已有中饋之人，你又願將女兒為偏室，敢是你與狄千歲有什冤仇，抑或旁人擺算，同謀計害千歲的麼？」楊爺說：「包大人，這是枉屈人了。只因下官擇婚之心太高，東西不就，誤到目今。因見平西王龍威虎相，美貌青年，若差媒說合，還防千歲不允，因故強奏聖上為媒，方能成就。一則貪他是帝王內親，二則因他年少官高。豈知他如此無禮，竟將國法看得甚是輕微，恃著功隆位顯，靠了南清宮之力，無故將我女殺害，望求大人立法斷明，待為伸冤方好。」

包公聽罷說道：「本官想這平西王有忠君報國之心，豈無夫婦倫常之義？妻無過犯，豈可胡亂殺之？虧你身為品第之流，情理全然暗昧，必然你有串同作弊，圖害於他是真。」楊滔無言可答，心內驚慌。包爺說：「楊大人，請過這邊。狄千歲請上來。」狄爺上前說：「包大人在上，狄青犯官在此。」包爺說：「狄千歲，你平日立下重大汗馬功勞，今已官居極品之榮，若天子為媒匹配，正宜琴瑟調和。鳳姁有甚差遲，將此女殺害了？本官奉旨審斷，並無偏倚留情，到底是誰無故將妻殺害，還是鳳姁有何別的心腸？你且公道說來罷。」狄爺說：「包大人聽稟：我狄青初在官就有奸暗算，大人盡知。後來奉旨征西遼，班師歸國，足還未立定，這楊滔不差媒作合，輒然請旨招親。下官奈因主命難違，國丈代聖為媒，只得勉強迎娶了。至室與鳳姁和諧相處，豈知他心懷不善，嬌饒面美，笑裡藏刀。」包爺說：「怎見他笑裡藏刀？」狄爺說：「那晚曾經用過夜膳，楊氏必要備酒對酌。誰知他一杯不飲，多勸下官來吃。此時下官有些醉意，和衣先睡了。楊氏登時持劍在手說『狄青啊，你殺我丈夫，我來報仇。』登時劍落，幸喜下官閃脫，劍已落空。下官搶上奪劍砍他兩段。這是真情，望大人鑒察。又有法寶兩樁，卻被他毀壞了。」包爺說：「是何法寶？」狄爺說：「前時解送征衣，路逢玄帝，所賜一人名人面獸，一名穿雲箭，命我隨身帶用，倘遇西遼驍將，用此二寶自能取勝。征西之時，也曾用過幾番，善能取勝。前日呈上御覽，已經被聖神收去，這是君臣共見，非我狄青妄言。」

包爺聽罷一想：「如此說來，這人不是楊滔之女了。」便說：「狄千歲，這鳳姁既有與夫報仇之說，應該不即殺他，細細查問就知真假。如今人死無憑，楊滔抵賴，必要為女伸冤，如之奈何？」狄爺說：「大人，這是下官狂莽了。」楊滔又說：「包大人明鑒萬里，只此一立見分明，這是死無對證之言，小孩子也會說的，豈但狄千歲！要求大人公斷，抵償女命，足見厚恩。」包爺說：「你還要抵償女命麼？翁婿之情，不要認真罷。倘認起真來，誰假誰真尚還未定。但今日事情，欽違不論大臣，難以徼情放回府行，暫住天牢，明日再審。」吩咐看官小心奉侍。

司獄官是夜備了兩桌酒筵，送於二大人用。這包爺不是必要拘禁二人如此，只因事疏虞不得，猶恐楊滔回去又使何詭計不測，故包公拘留住他，縱使他有何想象，難以施行。這是包爺機密妙用處。包爺退了後堂，用過夜膳，夫人說聲：「相公，古云能者必多勞。方得還朝兩天，聖上又有差使。」包爺說：「夫人，下官身受國恩，豈不丹心圖報！天子有命，為臣任蹈火赴湯不辭，豈但審斷些許之勞，敢不效力？此時尚未審明，今夜就要審清了。」夫人說：「相公，若市明此案，名聲更大了。」包爺說：「這也何足為奇。」

又吩咐張龍、趙虎前往如此如此。二人領命去了。一會兒回來稟說：「小的前往狄府，據太太說楊氏贈嫁丫頭只得四個，如今一併喚到了。」包爺吩咐帶進來。此時這四個丫鬢進衙見包公跪下說：「大老爺命我們前來，有何吩咐？」包爺說：「你四人喚做何名？」丫鬢齊說：「我名鳳雲。」「我名月梅。」「我名紫燕。」「我名小翠。」包爺說：「你等是向在狄府中，還是跟隨小姐贈嫁到狄府的？」四個丫鬢說：「大人，我等是楊府人，跟隨小姐贈嫁的。」原來這四個丫頭見了包公這付尊容，戰戰兢兢的害怕。包公說：「你家老爺共有幾個親生女兒，喚叫何名？說與本官知道！」這鳳雲說：「我是初來的，月梅姐姐說罷！」月梅道：「好吧，就是我說。大老爺，我們老爺單生兩位小姐，夫人兩個。」包爺道：「據你說來共有四個了。」月梅說：「只得兩個，那有四個？」包爺說：「你言說夫人兩個，老爺兩個，豈不是四個？」月梅說：「不是夫人兩個，老爺實是一總共兩個。」包爺喝道：「胡說！你家老爺說有三個女兒，你因何說兩個？」月梅道：「真是兩個，大小姐叫鸞姁，二小姐叫鳳姁，配與狄千歲王爺，做親七夜，做了無頭之鬼，想來真好苦也！」包公又喝道：「你滿口胡言。你老爺說，鸞姁的丈夫死在狄千歲之手，大小姐要報丈夫之仇，所以代頂二小姐鳳姁嫁去狄府，要行刺千歲。你因何謊言哄我？」月梅說：「大老爺，他正是謊言了。我家大姑爺活活的現在江西。」包爺說：「既不是駕校代嫁，到底是那個頂冒鳳姁嫁的？」月梅失口說：「是飛——」旁邊紫燕輕輕咳嗽一聲，月梅即住了口。包爺喝道：「你這幾個丫頭，方才你言『飛』字，快快說來！」月梅說：「大老爺，丫頭說的是並非別人頂冒二小姐的。」包公命張龍、趙虎把鳳雲、紫燕、小翠帶了出去，把月梅夾拷□指。這月梅不知如何招出根由，正是：

奸佞深謀須狡曲，智囊密賺果神明。